

又闻年味

□郝丽颖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,年味却说不清是浓还是淡了。

生活的忙碌,城市的繁华似乎掩盖了曾经的年味,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但你看那一张张盼着团圆的笑脸,那一颗颗期盼回归的心;一车车丰富多彩的年货,一波波赶年集的人流;一幅幅新桃换掉了旧符,一年胜似一年的好日子,就会感觉年味并没有变,依然浓浓的,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传统习俗和传统节日,都早已深深扎根于心底,那是一份经年酿造,浓得永远不会稀释。

以前,在我们东北农村,进了冬月,气温下降到一定程度,就开始杀年猪了。我家几乎每年都养一头猪,父亲和母亲平日精心饲养,到冬天的时候,就长成一头大肥猪了,肥头大耳。我对母亲说,妈,好不容易养这么大,别杀了,养着吧!母亲笑着说,这孩子,净说傻话!该杀还是杀了,当亲属来家里帮忙杀猪时,我最害怕听到从抓猪到杀猪时那一段猪的嘶吼,害怕闻到滚烫的开水浇到猪身上时腾起团团热气的气味。但是当一锅五花肉、猪内脏煮熟,一大盆烩酸菜、大骨头上桌时,我却忘了之前的所有,立刻大快朵颐。

进了腊月,母亲就张罗淘米蒸豆包了。这也是一项大工程,要好多道程序,烀豆子有时轻了,有时糊了;包豆馅的面是两种米兑在一

起的,有时兑多了,有时兑少了,都得有点差错,没有绝对完美。豆包蒸熟后,我和妹妹的任务就是给东西邻居、亲属送去一碗黄澄澄的粘豆包。有时路上还偷吃一个,怕留下痕迹,用脏兮兮的小手把痕迹抹平。无论别人怎么评价母亲做的豆包,那时的豆包包进去的都是母亲的辛劳和心意。

蒸完豆包,母亲便张罗办年货了。一趟一趟地去街里,今天买点蘑菇,明天买点冻鱼,后天再买点冻梨,零零散散地买回家。我和妹妹最盼望的不是这些,我俩盼望的是糖果和新衣服、新发卡、新头绳。有时母亲领着我们去街里选衣服,试衣服,来回地折腾,就那几家店,我们都要把人家门槛踩平了也没买成,有时是大小不合适,有时是我和妹妹意见不统一,有时是价钱不合适,然后是我们三个各自撅着嘴回家。第二天或过几天再去街里,再折腾几次,终于给我们买到手了,那心里美的,现在想起还那么满足。那时候掰着手指头盼着过年,盼得眼红。

腊月二十四,掸尘扫房子,那天,家家开始扫棚,糊墙,贴年画了。我母亲从来都应时应景,毫不含糊,仔细扫棚,用心贴画,每到这一天,当我和妹妹在外边玩够回家的时候,看着亮堂堂的屋子,就有一种换了新家的感觉,再偷吃几颗糖果,睡觉时的口水都是甜的。年

冬之恋

□王爽

一口短促有力的气,那麻杆立马燃起明火。

真正见识到冬季的寒冷,是在我的上学路上。有人说“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”,这话一点儿都不为过。冬季常常零下三十几度,即使棉袄、棉裤、棉帽、棉鞋、棉手闷子全副武装,寒气仍然见缝插针,无孔不入,稍有不慎就可能把手脚冻伤。冻伤处白天没什么感觉,到了晚上则奇痒难耐。三九天,戴普通的棉手套出去是不管用的,除非用棉手闷子把手“闷”在里边。自家做的棉手闷子看起来很土气,没有制式的美观,但温暖实用。棉手闷子都是大拇指单独在一个套里,这样抓拿东西方便,其他四个指头不分叉,合并在一起抱团取暖,更能保存热量。母亲用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角余料,给我精心缝制的棉手闷子,温暖了我童年里的每一个冬天。

每逢下雪之后,老师会带着我们清扫操场上的积雪。完成劳动任务后,我们也可能堆个雪人。有一次下雪后,不太好清扫,老师说这雪适合滚雪球,就让我们试试。

画种类丰富多样,都是吉祥如意、喜庆美好的寓意,有福禄寿禧图、有五谷丰登图,我家则是一成不变的大胖小子图。那是因为我母亲非常想生个胖儿子。

真正到了春节这天,家家户户忙着贴春联,挂灯笼,做团圆饭,吃年夜饭,看春晚,满满的仪式感。父亲母亲在厨房忙碌,做一桌丰盛的饭菜,我和妹妹摆摆桌椅,端碗碟,不吉利的话不说,易碎的物品不摸,过年了我们长了一岁也懂事了。要是小伙伴来我家玩,母亲热情地招呼,把好吃的都拿出来,此时我们家格外热闹。父亲买鞭炮时,总会给我和妹妹带两只烟花,对于没有男孩的家庭来说,那时买两只烟花就很奢侈了。然后在晚上,当饺子在锅里沸腾,火焰在院子里熊熊跳跃的时候给我们点燃烟花,让我们看绽放在夜空中那美轮美奂、无比绚烂的色彩。

子夜前后,家家户户都拢火点燃芝麻秆接财神,盼望日子红红火火,整个小镇鞭炮齐鸣,灯火辉煌。小镇在春节期间也最热闹,从年三十开始到正月十五,东西南北、大街小巷,红灯高挂、福字满门庭,鞭炮声响彻云霄,锣鼓声此起彼伏,大秧歌欢天喜地地扭起来,扇子翩翩起舞起来,唢呐声声传四方,为新的一年拉开璀璨的序幕,祝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吉祥如意。

果然,我们的雪球在操场上越滚越大,最大的差不多有我们的个头高,需要几个人一起推着滚动。不怕冷的孩子们总能找到御寒的办法,一些传统游戏诸如“踢毽子”“滑冰车”“抽冰猴”“打出溜滑”什么的,足可以玩得周身是汗,不再寒冷。

一进腊月门儿,就开始有了年味儿——先是喝腊八粥;到了小年,有祭灶用过的灶糖;春节前,还可能吃到几个冻梨……杀年猪,做豆腐,蒸黏豆包,赶集置办年货……人们忙得不亦乐乎。那个年代,人们对幸福感的要求就是“吃饱穿暖”。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,经济的发展,生活质量不断提升,幸福指数的标准也已经远远地跃升至崭新的层级了。

如今,乡下早已都是砖瓦房了,但配有火炕、火墙;城里满眼的高楼大厦,都配有暖气、地热……寒冬,对我们不再构成威胁。每到冬季最冷的那几天,我就会想,马上快要“啃春”了,那也就预示着天气渐渐转暖。正如雪莱的名句: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

山岗斗狼

□相学东

记得那是1976年的初冬时节,我高中毕业后,被公社安排在村小当民办教师,晚上学校开会结束后,已经是七点多了,我沿着学校门前的羊肠小道回家。途中要经过一个小山岗,山岗上长满了那种小叶柞,干爽的小叶挂在枝桠上不掉,晚风吹得哗啦啦、哗啦啦直响。我走着走着冷不丁不寒而栗,忽然觉得浑身上下毛骨悚然,仿佛有了不详之兆。我本能地回头望去,在这漆黑的夜晚,我看见了——在离我不远的地方,有两只绿油油的大眼睛向我直视而来,让我再一次不寒而栗,浑身颤抖的牙打着腮帮子,身体控制不住的哆嗦起来。

狼,我的第一感觉是遇到狼了。我一步没动,其实是已经迈不动步了,身体下意识的似乎定在那里,我以为狼这会儿一定会凶猛地扑过来……然而,令我没有想到的是,狼也没有再向前移动,估计它是看见我回头了,也不敢怠慢,远远的站在那儿观察着我的动静。

人有本能,动物也有其本能。人的本能是通过这紧张的情绪调动,思考策划怎样摆脱或者消灭它。而狼的本能呢?是在算计怎样找机会靠近吃掉我。我和狼相遇在这宁静的夜晚,此时也是一场遭遇战,在战场上斗智斗勇。

时光在一分一秒的过去,我紧张的情绪有所缓冲,消灭狼是不可能了,凭我当时的实力与胆魄,能够想出办法,摆脱掉狼逃之夭夭已经是不容易了。我突然想起了老辈人的传说:狼怕火?对,狼怕火。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,还等什么呢?我急忙找一些小柞柞树,一顿狂折,把折断带叶的柞树枝堆放在一起,哆哆嗦嗦地点燃了一堆篝火,火焰借着晚风迅速燃起,狼吓得掉头就跑。见此情景,我也撒腿朝回家的路飞奔,没跑出多远火就灭了,当我回头观望时,茫茫的黑夜里又闪出两束绿光,而且这两束绿光又慢慢地靠近了我,使我刚刚放缓的心又忐忑不安了。这就是狼的本性与本能,当它看到那一堆篝火熄灭,没有了威胁时,它又悄然撵了上来,狼要吃人,这条人与兽的自然法则没有变;而变了的是我,通过较量,我的胆子壮了许多,最起码不再是那么哆哆嗦嗦,又胆战心惊了。我又再次点起篝火,点一堆跑一会儿,跑一会儿点一堆,如此演绎了几次,我想再一次与狼会面时,不知这只狼是怕了,还是不饿,或者说是累了,早已没了踪影。

如此陈年往事,不知在我的记忆反复了多少次。然而,每每到这个季节,我站在蓝天下的山岗上,望一山红色耀目,拾一片柞叶沁心,心里还总有波澜层层叠起。

黑土地